



策劃：新華社解放軍分社 賈永、曹智、王建民
香港文匯報 王樹成、李曉惠、張建華
2011年3月1日(星期二)

A8-9

走進中國軍隊

第16篇



■南沙衛士在礁堡上進行軍事訓練。

從大學生到南沙衛士

「我實現了自己的價值」



向曉東：南沙人很高尚很純潔

向曉東，29歲，土家族，2003年畢業於南華民族大學，南薰礁守備連政治指導員。這個黑瘦而精幹的小伙子至今已先後守礁9次。

2004年7月我第一次守礁，很苦，海上風很大，整晚整晚睡不着，做惡夢。

我媽不知道我去哪裡了，打電話問我同學，直到第二年4月份回家的時候才聯繫上。礁盤面積只有200多平方米，也就一個大房子那麼大。

年底的時候，和我第一批守礁的人都離開了，就我留在那。想家了，就一個人躲起來流淚。我那時候是副指導員，有次連長突然中風了，我一下子傻掉了，組織戰士會講了四五六分鐘就沒話說了。覺得讀了這麼多年書，什麼也做不了。

第二年換班離礁的時候，晚上黑燈瞎火，兩三米高的浪，坐在小艇上像坐過山車一樣，我還另外一個戰士的衣服都濕透了。從此，我再也不敢坐過山車。

礁上的蔬菜多個半個月就沒了，但可以發豆芽，做豆腐，春節的時候，送來的蘋果和桔子大家都捨不得吃，放在冰櫃裡，後來壞掉了。

我對南沙很有感情，礁盤都是靠官兵自己建立起來的。就像家一樣，每次上礁我都覺得要為這裡做點事情。守備部隊的劉堂主任告訴我：你在我下面喊祖國萬歲，別人覺得你傻，但你在這裡喊，你自已會覺得很神聖。

在南海，軍人不僅奉獻自己一個人，而是一家人。但我喜歡這個職業，因為能實現自己人生的價值！凡是到過南沙的人，都很高尚，很純潔。和守礁官兵在一起，感到他們真的是沒有私心的。和許多很善良的人在一起工作，很幸福。

尹文玖：看準一個方向，就堅持走下去



尹文玖，28歲，2005年南華大學畢業，東門礁守備連副連長。這是個頭髮不太多的中尉，喜歡笑，戴着眼鏡，湖南衡陽人。

剛到部隊報到的時候，我在大門口被哨兵攔住，同志、地方人員不允許進。我說來報到的，哨兵說別開玩笑了，頭髮這麼長。

我大學一個同班同學和我一起來報到，看到環境特別苦，操場上連草都不長，前不着村，後不着店，還強烈要求離開了部隊。但我不一樣，覺得當兵才最有意義。

第一次軍事訓練，雙槓沒上去，跑步也不行。3個月後，變化很大，我從32斤瘦到10斤，軍事素質有了很大提高。

我愛人是大學第一年認識的，談戀愛談了8年多。前些天愛人給我算了一筆賬：前4年大學時天在一起，後4年到部隊後兩個人在一起只有3個月，懷孕陪了她3天，生小孩陪了她3天。

2007年9月至11月，我第一次守礁，任抗分隊分隊長。11月底時，遇到颱風，浪高8米，深藍色的大海被颱風吹出淺藍色的海底，一個浪能把礁盤蓋三分之一，籃球架被沖倒，衛星鍋也被捲到海裡。所有人不允許外出，門口放個桶用小便。其中有兩個第一次守礁的戰士對我說，我們這次是回不去了！

我先後守過3個礁。在這裡越久，感情越深。

離開的那位同學現在月薪一萬多，他實現了價值，我也實現了自己的價值。只要你準了一個方向，就堅定地走下去。

李成：當兵就要無愧於軍旅



李成，34歲，陝西西安人，1999年畢業於西安電子科技大學，渚碧礁守備隊工程師。

我曾連續守了8次礁，一年裡有7個月都在礁上。每次一回家，都感到很陌生。但船一到礁上，就像我回來了，像看到父母一樣。

守礁以前，從來沒有見過大海，第一次見到時，感到眼睛一下子敞開了。

我從小就嚮往軍旅。高中時寫作文，寫理想，我就兩個字：軍人。如果再選擇一次的話，我還會選擇軍隊。

1999年，我入伍的時候，把入伍協議書讓妻子看，她當時就愣住了：當時軍地差距比較大，軍隊工資只有八九百塊錢，地方兩三千。

不過我能夠到部隊，就沒在乎錢。這10來年我先後守礁13次，加起來有49個月在礁上。

我在大學的時候，是校國旗護衛隊隊長。不管颱風下雨，都堅持升降國旗。現在每當看到礁上升旗，都很激動，血往上涌。

南沙衛士

樂守天涯 捍衛祖國藍色國土

上礁就是上前線 守礁就是守陣地

在中國海軍南海艦隊有句玩笑話：出國容易，去南沙難。

南沙離祖國大陸遙遠，從南海艦隊南沙守備部隊的所在地——廣東省湛江市出發，也有至少長達半個月以上的航路。在這天涯海角，最生動最感人的詞，是「愛國」。有一年永暑礁向官兵徵集南沙標語，一共收到52條，其中有41條寫的是「祖國萬歲」。

不管再苦再累，我從來沒有離開部隊的想法。剛開始到部隊的時候，正好有一批守礁官兵下來，看到一群「黑人」過來，我不理解，領導說：他們是英雄。

現在部隊搞形勢教育，介紹到南沙情況時，我就特別激動：只要我在這，絕對不會讓一個礁島丟失。一種沉甸的責任，壓得人喘不過氣來。

即使有人說部隊比較艱苦，我想，還可以再苦一些。我只有一個想法：當兵就要無愧於軍旅。

李文波：我是守礁時間最多的人



李文波

水警導航隊海洋氣象分隊工作員

李文波，45歲，1985年畢業於山東濰坊學院，水氣專業隊海洋氣象分隊工程師。理着平頭的李文波有許多白髮，樸實的他在接受採訪時話不多，但對所有的經歷和苦累都好像從不在乎。

我原來在東海艦隊，1991年南沙守備部隊組建，從全軍各單位抽人，我就過來了。我一直在氣象分隊，大學學水文氣象專業。

這些年先後上礁27次，總共有90多個月，應該是目前守礁區守礁時間最多的人。有人給我計算過，每次坐船上礁來回要半個月，幾十來光在船上加起來一年多。

我來得時候很年輕，27歲。一開始在永暑礁，人多，沒感覺很恐懼，面對大海甚至覺得舒服，水那麼藍。但後來也就沒感覺了。

那時候，房間沒空調，很熱，大家都是赤背短褲，晚上很晚才能入睡。吃得很差，罐頭很多，守礁前從來沒有吃過罐頭，把罐頭當寶貝，現在看見用瓶子裝的東西都不吃。

我以前比較開朗，現在話越來越少，守南沙心理變化較大：生活圈子小，交流少。這幾年基本上是一件事，守礁——回家——上班。

我也沒覺得守礁有多苦，就和上班一樣，我要守礁了，打個包就走，買點煙和小吃裝在包裡就走了。上礁前，就把口袋裡的錢掏出來，礁上用不着錢，要不洗衣服時就把錢洗掉。

南沙這些年變化很大：比如說菜地，一開始種菜，菜地周圍打着磚牆，颱風下雨就沒了。現已有專門的種菜屋；比如說高腳屋，一開始鐵鏈，水泥地，牆壁很差，現在乾淨整齊堂皇。

從湛江出發到永暑礁有400多公里，來回2,800多公里，我這些年差不多來回路途上走了1萬多公里，相當於繞地球兩圈。

記者問：誰在守衛南沙？

向曉東：祖國和人民在守衛，我們只是一個代表。

尹文玖：國家在守礁。沒有強大的國家支持，我們心裡也沒底。守礁時看到中國的軍艦從海上駛過，心裡就很自豪、很幸福。

李文波：我對這些年輕人很有信心，他們各個方面都比我們要強好多。有他們在，我們放心。

1995年3月，南沙永暑礁的一名守礁戰士在燈塔塔上晾曬魚乾，這是大海對南沙人的饋贈。



■南沙守礁人在狹窄的豬舍裡養了幾頭大肥豬，豬糞又可以用來種菜，低價環保。



■永暑礁第92任南沙郵政局局長汪洋嶺正在收取來自陸地的信件。



■南沙衛士在礁盤上打籃球。



■1995年3月，南沙永暑礁官兵在人造陸地上種植四季青菜園。



■擁着藍天碧海，豈能不歌唱。



■「鎮泊湖」艦在南沙永暑礁卸貨為拖船吊裝補給物資。

南沙群島位於中國海南南部，是一塊富饒而美麗的藍色國土，西鄰越南，東瀕菲律賓，南臨馬來西亞、文萊、印度尼西亞，北與中國西沙、中沙群島、海南島隔海相望，她由50多個島礁、沙洲、暗沙等組成，海面面積達23萬平方公里。

1988年2月，中國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託在南沙永暑礁建立海洋氣象觀測站。人民海軍也隨之進駐南沙，先後擔任永暑、華陽、渚碧、赤瓜、東門等礁盤的建礁、守礁任務。

南沙自古屬中華，主權神聖不可侵犯。一位將軍曾這樣慨然堅守南沙的價值：「守住南沙的每一寸礁盤，不僅是在捍衛國家的主權和尊嚴，更是在堅守中華民族的千秋基業和未來發展空間！」



幾代「高腳屋」見證守礁苦樂

2007年，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周年成就展時，記者曾與眾多退休軍人一起，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目睹了南沙第三代高腳屋模型。

守礁官兵居住的第一代高腳屋是用竹竿、草席和油毛氈搭建成的，像北方的看瓜棚，俗稱「海上貓耳洞」。海風一吹，枝條作響。第二代高腳屋是用鐵皮裹起來的，基礎是用沉箱裝入數百噸鐵鏈固定的，太陽一晒，熱量都被鐵皮吸收，就像「蒸籠」。而今，第三代高腳屋是用鋼筋水泥澆灌而成，遠遠看去猶如一座座海上城堡，不僅能抗擊來自大自然的侵襲，而且屋內配備了各種高科技器材設施，宛如一艘海上待機的現代化戰艦，巍然屹立在祖國南沙的碧波滄海之中。

火熱「太陽海」站一天曬脫一層皮

雖然現在南沙的基本生活條件已經有所改善，但惡劣的自然環境還有變，封閉的生活空間沒有變，偏遠的地理位置沒有變。可以說，從踏上礁盤的那一刻起，南沙人就與艱苦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南沙的苦，沒有到過南沙的人難以想像。南沙號稱「太陽海」。中午最熱時，礁盤溫度高達60攝氏度。戰士們一班崗站下

來，皮膚從發紅、發燙到發痛，第二天一摸就脫掉一層皮。在這裡，講奉獻不僅僅是一句漂亮的口號，更是無數個具體日子的累加。

南中國海有多深，南沙人對祖國的愛就有多少。

守礁官兵們自己創作的《南沙衛士之歌》中有這樣一句歌詞：「吃遍南沙千般苦，人民幸福我榮光。」一代代南沙人正是懷着對祖國的無比忠誠和對人民的無限熱愛，把南沙南沙作為一種榮耀，默默承擔着各種困難為楚，執着追求着無私奉獻的人生！

南沙，雖然是祖國的天之涯、海之角，但茫茫大海隔不斷祖國和人民對子弟兵的關心和愛護。22年來，南沙官兵收到全國各地的慰問信上百萬封，慰問品30多萬件。南沙守備部隊現有天南地北的共軍單位50餘個，他們大多是慕名前來「結親」的。

「可以說，每一座礁堡，都是13億人民用肩膀托起來的。沒有祖國和人民的支持，我們在南沙也許一天也呆不下去。」南沙守備部隊原部長龔允沖說。

■南沙群島上的第一代建築——木製高腳屋（攝於1988年）。

■南沙群島上的第二代建築——鐵皮高腳屋（攝於1995年）。

■南沙群島上的第三代建築——竹竿高腳屋（攝於1995年）。

■南沙群島上的第四代建築——直昇機起降平台（攝於1995年）。